

迷
Discovery
Novel
最悬疑
暗夜审判师

杀手日记

环环相扣的罪证和命案
走到哪一步，才能查出真凶？

沉默之音 著

之连环罪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谜中谜
Discovery
Novel
最悬疑
暗夜审判师

杀手日记

环环相扣的罪证和命案
走到哪一步，才能查出真凶？
沉默之音 著

之连环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手日记之连环罪/沉默之音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10

ISBN 978-7-5463-3852-1

I. ①杀… II. ①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6873号

杀手日记之连环罪

作 者 沉默之音

策划编辑 潘雯晶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51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科: 010-88893125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3852-1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3103398

Contents

杀手日记·目录

第一章 罪与罚

罪与恶	002
罪与恨	051
罪与赎	086

第二章 神 罚

天 诛	116
地 灭	156
人 绝	198
番外篇	223
后 记	265

Chapter 1

杀手日记·第一章 罪与罚

“你是何人？”

“我是一粒堕落的尘埃。”

“你将去往何处？”

“我去往一个尘埃飞扬、蛆虫爬行、混乱不堪、被众神遗忘的地方。”

“你为何去？”

“执行神赋予我的使命——实施圣裁！”

罪与恶

10月23日 暴雨

以下摘自《TMX太阳报》时政评论员文章：

10月15日傍晚，玄武区证监会会长邹亭远的独生子邹凯在某小型超市里实施抢劫时被路过的巡警当场抓获。

据目击者称，邹凯进入超市时先假装购买商品，待一名顾客付款，店员打开收银机时，邹凯拿出一把枪强迫店员将收银机里的钞票交予他，外面巡逻的巡警透过超市的玻璃正好目睹了劫案的发生，及时制止了一场惨剧的发生。

对已年满十八岁的儿子的所作所为，邹亭远矢口否认，并称邹凯使用的只是一把玩具枪，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

但凡智商没有问题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场闹剧的可疑、可笑之处，但荒唐事件的背后往往还有更加荒唐的事！

16日下午，邹凯被玄武警署释放，理由是证据不足。

据悉，现场目击证人有三名顾客和两名店员，就算那只是一把玩具枪，也足以震慑众人，且枪上还有邹凯清晰无比的指纹。如果这也能叫“证据不足”的话，秦始皇灭六国也可以说证据不足、武则天改朝换代也能叫证据不足、和珅贪污当然也是证据不足！

连环罪

试问：若劫匪是一名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市民，警署是否会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若是警署区别对待家庭背景不同的疑犯，以后将如何取信于民？原本应保护市民安全的警署还有何道义和公义？

原来所谓的“公平”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平衡一下大家的心理，这座城市没有公平可言！金钱、权势永远凌驾于法律与正义之上！

这是最近发生的两起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案子之一。另一起则是朱雀区民政厅厅长的次子在高速公路上飙车撞翻一辆正常行驶的家用轿车，导致交通堵塞长达六小时，所幸无人死亡。最后交警的事故认定书上却写着他的时速未超过界定时速，不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只以交通肇事罪判他一个月的社会服务、三十万元罚金及负担受害家庭的所有医药费。

这两起案件本没有共通之处，但凶手都是富家子弟，他们的罪行都由其雄厚的家庭背景埋了单，那么有罪的是他们本身、他们护犊心切的父母还是本应该保护市民安全，却与其同流合污的执法者们？

人们不是仇富，仇的是富与权所带来的不公正！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跳出法律之外的正义是否得当？我以前一直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的这个想法产生了怀疑。

今年的天气变得不正常，深秋十月，TMX市在经历了一场浸洗万物的大雨后，天气骤然变冷，似乎提前进入了冬天。

虽然已雨过天晴，北风却依然凛冽，人们裹着厚厚的大衣快步走在大街上，似乎想驱散体内的寒气，也不知是不是昨天下雨的缘故，今天的路况极差，柏皓霖的车已经堵在路上约有二十分钟，却依然纹丝不动，他百无聊赖地听着广播：“……震惊TMX市的‘七宗罪连环杀手’周成祖已于昨日葬于长青公墓。据知情人称，周成祖的妻子已办理了出国手续，将于下月初与其子到国外定居……”

柏皓霖关了广播，心里冷笑。

这几日TMX市的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周成祖的案子，他们称其为本市近百

杀手日记

年来最凶残的连环杀手，却不知有一个在十一年间杀了一百一十八人的超级杀手，此人至今还不为人知。

前面的车辆总算开始前行，柏皓霖一边跟着缓慢驱车前行，一边看了看表。

离上班时间只剩下十分钟，柏皓霖有些着急，此处离白虎警署只有七八分钟路程，就目前塞车的情况来看，说不定走过去还比较快。柏皓霖将车停在路边的一座商务大厦的停车场里，快步向警署的方向走去。

刚走没两步，柏皓霖听到身后一个女声尖叫：“抢劫了！”

紧接着，一个身影从自己旁边一晃而过，柏皓霖来不及细想就追了上去，前方那人不住往后张望，见柏皓霖对自己紧追不放，赶紧加大了步伐，可柏皓霖与他之间的距离依然在逐渐缩小。

抢匪一边快速地奔跑，一边不住地回头张望，眼见柏皓霖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已经慌不择路，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刀，准备反抗。

就在抢匪准备孤注一掷与柏皓霖对峙时，从他前方不远的布丁店中走出一名女孩，她正喜滋滋地看着刚买的一打布丁。抢匪的大脑在半秒之内权衡了利弊，出其不意地抓住女孩的手臂往自己怀里一拉，女孩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拉到抢匪跟前，紧接着冰冷的刀锋指着她雪白的颈项，随时都有划破的危险。

“别过来！”抢匪威胁已经离自己不远的柏皓霖，大吼道，“否则我杀了她！”

柏皓霖没想到抢匪竟然抓住一个无辜的女孩做人质，他在离他们三米处站住脚，一边稳定抢匪的情绪，一边试图慢慢靠近他：“我相信你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你有家人吧？为了他们，你可要想清楚，抢劫只判入狱六个月，故意伤害人是终身监禁，杀人则是死刑！”

抢匪喘着粗气，也不知是因为一路逃窜令他已疲惫不堪，还是柏皓霖的话击中了要害，他目光游移，正思考着他的话。

被劫持的女孩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过神来，她低头看看自己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布丁——布丁盒被打翻，布丁摔在地上已经是稀泥状。看着那些

连环罪

表面光滑透亮、清香扑鼻，令人垂涎三尺、却又不忍下口的布丁已被地上的泥水玷污，她的眉头拧在一块儿，嘴唇微撅，神情就像看到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完成的画作被人泼上了一层厚厚的油漆。

“别动，老实点！”女孩低头的动作触犯了抢匪的权威，他呵斥道。

说时迟，那时快，女孩右手手肘往后重重击去，同时左手反扣住抢匪的手腕往外一扭，右掌向他下巴击去，紧接着就是一个漂亮的过肩摔，这一系列动作仅在两秒之内完成，别说是抢匪，连柏皓霖也是目瞪口呆，他这才仔细打量着这名女孩：从外表判断，女孩应该在二十岁左右，她的五官精巧，身材匀称，肤色宛若凝脂，波浪状的长发虽显得有些凌乱，全身上下却依然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和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虽已时值深秋，她却身穿粉色的过膝裙和荷叶边的白色上衣，一副淑女的打扮，怎么也不像可以放倒一个男人的弱女子。

她全然不顾四周惊诧的目光，重重踢向抢匪的要害：“干！等了半小时才买到的布丁就被你这浑蛋给糟蹋了！”相比劫持自己做人质，她更加憎恨抢匪对布丁的亵渎。

抢匪一声惨叫，像受伤的动物一样蜷缩着，哀声连连。

“小姐，把他交给警察比较妥当。”本来想问她有没有受伤的柏皓霖在她如樱桃般甜美可爱的嘴唇中吐出第一个字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柏皓霖更加担心抢匪的安危。

“你是警察？”女孩这才注意到柏皓霖，态度虽然缓和了许多，但语气依然硬邦邦的。

“不是。”

“那你还跑过来？”女孩有些吃惊——在整个对峙过程中，除了柏皓霖外，周围围观的人群中没有一人伸出援手，现在街道已经恢复了熙来攘往的繁忙景象，人们匆匆赶路，只是偶尔投以好奇的目光，柏皓霖的挺身而出令她对他平添了几分好感：“我叫秦思焯，你呢？”

“柏皓霖。”柏皓霖注意到有两名巡警正朝这边奔来，想必是有人打了报警电话，有警察到现场，柏皓霖也可以放心了，他向秦思焯点点头，算是道

别，转身离去，身影很快被人潮淹没。

经过这么一闹，柏皓霖已经迟到了，所幸今天警署有些繁忙，没人注意。

柏皓霖走出电梯就看到范国懋正拄着拐杖迎面向自己走来，四目相撞，柏皓霖很快移开了自己的视线，装作没看见，低着头快步走向自己办公室。

范国懋也没有主动向他打招呼，两人就这么擦肩而过。

在路过血液检验处的时候，柏皓霖注意到检验员正将一件沾满暗红色的血迹、已经破烂不堪的毛衣放进证物袋。看样子衣服的主人应该没能存活下来。可是在柏皓霖的印象中，最近应该没有重大案件，出于好奇，柏皓霖走进检验室，与检验员攀谈起来：“出什么事了吗？”

“咳，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刚刚交警部通知我已经结案了。”检验员一边说一边将证物袋装进结案盒，将它封好，准备送到档案处归档。

“那为什么一开始会送到这里来？”柏皓霖暗觉不对劲——如果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以警署的一贯作风是不可能送到支援部进行检验的，说明这绝对是恶性案件，而且凶手在逃，现在却突然结案，实在蹊跷！

“谁知道呢！”检验员撇撇嘴，然后四下看了看，靠近柏皓霖，压低声音，“要我说，这名死者一定死得很惨！”

即是说这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有背景！柏皓霖在心里补充。

想到这，柏皓霖透过玻璃，望向前方的法医处，暗想：如果被范国懋知道，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主持正义”吧？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为死者讨回公道了吗？

想到这儿，好像有两股力量在柏皓霖心里绞着，残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认同范国懋的做法，但他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站在正反两个角度思考都各有道理，一时之间无法评定孰是孰非！

就在两人说话间，易云昭突然冲进血液检验处，急切地问：“请问昨晚十点多发生在西娄街的那起交通肇事案的证物是送到这里了吗？”

“是的。”检验员捧起档案盒，“你来拿这个？”

“谢谢！”易云昭接过，二话不说就扯去盒边的封口胶。

“你在干吗？”检验员不解，他原以为易云昭会把档案盒送到档案处。

易云昭将血衣取出，仔细翻看着，发现血衣有多处破损，有的破洞甚至足有拳头大小，除此之外，血衣上还沾着不少小石砾和灰尘。易云昭将血衣塞回证物袋里，向检验员道：“我拿走了。”不等检验员抗议，他又像一阵旋风似的匆忙离开。

“哎，已结案的证物不能随便拿走！”检验员冲易云昭远去的背影喊道。

“我去看看。”柏皓霖对检验员说完便跟随易云昭的脚步离开了。

易云昭拿着血衣来到三楼的一间问询室，有一名十八、九岁的少年正坐在那儿，他衣着朴素，清秀的脸带着些许稚气，此时他低着头，双手微握放在桌上，两臂夹在身体两侧，时不时地扫视着四周，显得很拘谨。

柏皓霖站在单透镜后，打开扬声器。

“你看看，这是你说的衣服吗？”易云昭将装在证物袋里的血衣放在少年面前。

少年看了血衣一眼后，将眼神迅速移开，使劲点头。

“请你将当时的情况再说一次！”易云昭坐在少年对面，盯着他。

“我叫邱纬，昨天晚上我和室友赵刚一起去看了电影，电影散场时已经十点十分了，学校十点半查寝，我们怕时间来不及就一路小跑回去。到西姿街东三段的丁字路口时，赵刚跑在我前面五米远的地方，路口的绿灯已经在开始倒计时了，赵刚回头冲我喊了一声就冲了过去。”说到这里，邱纬咽了咽口水，极力控制自己颤抖的声音，“突然，一辆黑色的悍马像是从地狱开出来似的，突然撞向赵刚，就在眨眼间，赵刚就从我眼前消失了！当我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赵刚好像被车上的什么东西夹住了，那辆车将他拖行足有五十米才刹住！”室友惨死的模样至今浮现在他眼前，令他无法释怀，他紧抓着牛仔裤，想缓解当时血腥的场景给他带来的冲击。

“你报警了吗？”易云昭问。

“没有。”邱纬的声音小了许多，“我当时吓呆了，跑过去看赵刚，可是他已经没救了。”他有些心虚地垂着头，不敢直视易云昭，“我不知道怎么办，正要掏出手机报警时，从那辆车上走下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很眼熟，他下车的时候正好讲完电话，对另外两个人说：‘老胡说只要不是酒后驾车就没事，最迟

明天就能出去。’我当时呆住了！”

“他们身上有酒气？”易云昭打断他。

“这倒没有。”邱纬摇摇头，“我看到赵刚浑身是血的样子也蒙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走到我面前指着赵刚问我是不是认识他，我点头，他二话不说拿出支票本，开了一张支票给我。”他说着从裤包里摸出被揉得皱巴巴的支票放在易云昭面前，看得出他曾负气将支票揉成一团。

易云昭打开一看，只有数字栏上写着：拾万。签名栏处龙飞凤舞地写着“程斌”二字。

“我回到学校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跟赵刚的父母交代，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置这笔钱，也不知道还能告诉谁，所以……”邱纬眼脸下垂，咬着嘴唇。

“你做得很对。”易云昭鼓励他，“赵刚的死不是你的错，应该由他们向他的父母交代！”

“谢谢！”邱纬忍了许久的眼泪如同得到释放，冲出眼眶。

送走了他，易云昭这才注意到柏皓霖正站在自己身后，他愣了愣，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他，柏皓霖什么也没说，只是冲他笑了笑，易云昭向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易云昭拿着邱纬给他的车辆消息到二楼的交通安全部查实，柏皓霖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刚坐定，门就被敲响了。

“请进。”柏皓霖应道。

门开了，范国懋站在门边，柏皓霖脸色一变，腾地起身，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纤细的身影走进他的视线，早上遇到的那名女子竟站在范国懋身后，她手里捧着一打布丁，见是柏皓霖，又惊又喜：“是你！你不是说你不是警察吗？”

“我是警署的心理顾问，不算警察。”柏皓霖原本紧绷的神经因为她的出现稍稍松懈了一些，他望向范国懋，希望他能解释一下。

“她叫秦思焯，是新来的法医。”范国懋简明扼要地介绍道。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请多多关照哦！”秦思焯说着走向柏皓霖，将手

里的布丁放到他面前，“你喜欢吃哪种口味？”

“谢谢，不过我不喜欢甜食，你留着慢慢享用吧。”柏皓霖公式化地笑了笑。

“紫薯布丁非常好吃，你一定要尝一尝！”秦思焯无视柏皓霖的拒绝，将布丁放在办公桌上，“还有樱桃布丁，不管吃多少次也不会觉得腻呢！啊，绿茶布丁味道也超赞的！对了，香芋布丁是布丁中的皇后哦，你一定不能错过！”

柏皓霖不好拂她的好意：“谢谢，那就请随便给我一个吧。”

“一个？那怎么行？全都给你了！”秦思焯将布丁推在他面前，好像与朋友分享糖果的孩子。

“你不打算将它们分给其他同事吗？”柏皓霖提醒她。

“现在不了。”秦思焯坦率地说。

“秦医师，我们还要去别处。”范国懋语毕先行转身离去。

“一定要全部吃完哦！”秦思焯向他报以明媚的笑容，再次叮嘱。

办公室恢复宁静后，柏皓霖苦笑不已，他没想到接替周成祖工作的会是这么一位年轻女孩，不过他也从另一方面注意到范国懋的伪装——即使发生了那么多事，即使自己已经揭穿他的真面目，可是一旦回到警署，范国懋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依旧拄着拐杖，依旧内向少言，一切没有任何改变，令他不得不佩服他的心理素质，恐怕这也是他亲身教授柏皓霖的一条重要的准则——最好的猎人也最善于伪装自己。

但也不得不动柏皓霖思考另一个问题：

我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他，而且他也说过不能等我太久。所以他现在会不会想杀我灭口呢？毕竟我连他的密室也去过，他对我来说就像透明人，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他不怕我对别人泄密？自那晚我拒绝他后，他没有再做过任何逼迫我的举动，也没有对我不利的迹象，是我没察觉到什么还是他就真的那么自信？

柏皓霖正在剖析范国懋的心理时，一名警员来做心理咨询，柏皓霖掩埋了心中的疑虑，投入工作。

与此同时，易云昭来到交通安全部，走到一名警员旁边，客气地说：“前辈，我想查查昨晚十点多在西娄街发生的一起交通肇事案。”

“那边有空闲的电脑，自己去查。”正盯着电脑屏幕的警员头也不抬，用拇指向后指了指。

“谢谢。”易云昭向他道谢。

易云昭进入了交通安全部的内部资料库，可是在昨晚十点至十点半都没有西娄街车祸的资料。

难道是邱纬将时间记错了？

虽觉得不太可能，但易云昭还是将时间区间扩选到了昨天下午六点至零点，地区范围也扩大到了整个白虎大道的所有路段，依然没有查到邱纬口中的那起交通肇事案！

“难道有人改变了邱纬的记忆，让他以为发生了一起车祸？”易云昭暗自一惊。

易云昭得出这个结论后并没有急于离开，反而更想弄个水落石出。他查找了西娄街附近所有路段的监控器所在的位置，发现西娄街东三段的丁字路口并没有监视器，只有进入东三段必经的两个路口装载了，可以从旁推断邱纬的话是否属实。

易云昭激动地搓了搓手。如果真的证明了邱纬所言之虚，说不定他可以破解记忆改变之谜！是外星人？还是超能力？或者是鬼上身？每一个都有可能，而每一个都是易云昭急于证明真实存在的超常事件！

易云昭用颤抖的手控制着鼠标调阅了相关的录像资料，他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将一切声响、动静都隔绝在外。

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22:16:23时，东四段路口的监控录像中出现了两名少年的身影，他们向前奔跑，不时在人行道嬉笑打闹，与此同时，监视着东一段的录像中也出现了邱纬描述的黑色悍马车，它就像一头发疯的黑豹，很快消失在易云昭的视线里，仅靠目测，易云昭也十分肯定当时它的时速绝不低于100公里！

邱纬说的都是真的！

连环罪

原以为是超常事件的易云昭不由地坐直了身子，皱起眉头，左手不自觉地握成拳，他的脑中几乎已经呈现出赵刚被撞的那一刹那血腥、无道的场面，他无法想象前一分钟还享受着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少年，后一分钟就成为了车轮下的亡魂！

既然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易云昭就定会为死者和他的家属讨回公道！

可就在易云昭准备拷贝这两段录像资料，一个颇为不悦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你在做什么？”

易云昭骤然回头，只见一名穿着警服，肩章是两杠一星的中年男子正面带愠色地瞪着他，易云昭站起身，不疾不徐、不卑不亢地回答：“我来查一些资料。”

“查资料？”中年男子的目光落到易云昭身后的电脑屏幕上，“可我没有接到任何部门查阅资料的签报！你要查什么资料？”

“昨晚的一起交通肇事案。”易云昭答道。

“是西娄街那起？”中年男子的眉头拧成了一根绳儿，他一边问，一边下意识地摸着下颌。

摸下颌是不安、焦虑的表现，可惜易云昭并没有察觉这个下意识的小动作，他据实以告：“嗯。”

“你是哪个部门的？”他又问。

“刑侦五处，易云昭。”

“哦——”他点点头，“我明白了，但警署的资料不能随便外传，你先回去吧，等我向上级汇报后，看能不能给你行个方便。”

“嗯，谢谢。”易云昭道着谢，心里却犯了嘀咕：警署的任何资源都是共享的，虽然出于风险管控，警署也要求在调用其他部门资料时需要办一些手续，只是这个手续需要层层报批，非常烦琐，警员和警官们为了图方便，并没有执行，这也是警署高层默认的事，为什么现在却突然要他走正常程序？

看着易云昭离开了交通安全部，中年男子拿出电话：“请问是胡警监吗？”他口中的胡警监是统管TMX市所有交警的官员。“您今天早上叮嘱我，如

果有人查昨晚西娄街那起案子就马上通知您……嗯，是的……不，只是一个小警员，刑侦五处的易云昭……”

直到快下班了，柏皓霖方才有空闲，他动了动有些僵直的身子，挂念上午易云昭查的那起案子，便到五处找他。

易云昭不在五处，柏皓霖到李警司办公室，见他正在写报告，在办公桌的右边放置着一个警徽和一把配枪，柏皓霖暗觉奇怪，问道：“李警司，有同事辞职了吗？”

“不是，”李警司停止敲打键盘，示意柏皓霖坐下，“是云昭。”

“云昭怎么了？投诉太多引咎辞职了？”柏皓霖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但他还是装作不知道云昭在处理一起交通肇事案。

“那倒没那么严重，只是……他放长假了。”李警司与柏皓霖很熟了，委婉地告诉他。

柏皓霖知道警署的“放长假”与“停职”无异。

“我一直以为对警员的投诉一般都会处理为无效投诉。”这是警署的一条潜规则，但凡对警员的投诉，都会被负责管理警纪的内务部无视，否则没多少警员可以在警署待上一年。

“与投诉无关。”李警司说到这就闭口不谈，他沧桑的脸上闪过一丝痛惜之色。

“难不成真的让云昭发现政府隐瞒了外星人的存在？”柏皓霖从李警司口中探话。

“他越权调取其他部门的资料。”表面的罪责是越权，实际上是易云昭触摸了不应该触摸的高压线，这更深层的意思李警司怎会不明白？但他不能说得太直白，只能隐晦地说：“皓霖，你与云昭关系不错，有机会开导开导他，告诉他等风声过去了，我会向上面申请让他复职的。”

“李警司，云昭一定明白你的苦心！”能够遇到李警司，也是易云昭的福气！

与李警司寒暄几句后，柏皓霖离开了五处，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

连环罪

是走向二楼的交通安全部，他想知道易云昭究竟查到了什么才令他被警署停职。

交通安全部曾邀请柏皓霖为警员们讲课，他与他们的关系还不错，所以很容易打听到易云昭的确来查过一些资料，电脑中也如实记录了他查阅的影像资料的目录，但奇怪的是，当警员想从系统中调取易云昭上午才查到过的那些影像时，却发现它们竟已被人删除！

如此一来，警员也没辙了，柏皓霖只得作罢，向给他提供帮助的警员道谢后，柏皓霖回到办公室思考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按下不表。

易云昭将警徽和配枪交出后便离开了警署，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被停职，他也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但他不愿就此向那些将生命玩弄于股掌的权贵们低头，他们对他的施压更加激发了他要将赵刚之死的真相昭告天下的决心！

——很明显，邱纬报案的事已经被他们知道了，并且利用警署的高层对自己采取了防范措施，根据以前的经验，有关的那些资料应该已被永久删除了，也就是说邱纬将是整起案件的关键人物！

易云昭回到家，换上一套休闲装，从抽屉里拿出他鲜少使用的记事本，为防自己遭遇不测，他在上面写下简明扼要的提示：RM-B888。

将记事本放在贴身处后，易云昭带上录音笔，准备到邱纬所在的工业学院，重新录取有关车祸的证词。

这间工业学院不算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教室和寝室楼外，图书馆、花园、游泳馆、网球场应有尽有，为学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易云昭抵达工业学院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他试图打电话¹⁷手机却无人接听。易云昭找到他的寝室，被告之他¹⁸馆，请管理员帮忙寻找，管理员在查看门¹⁹小时前就已经离开了图书馆。²⁰

网球场地²¹